



哲学基础理论研究



(第二辑)

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编
EDITED BY CENTER FOR
THE RESEARCH ON FUNDAMENTALS OF
PHILOSOPHY JILIN UNIVERSITY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哲学基础理论研究



(第二辑)

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编

EDITED BY CENTER FOR
THE RESEARCH ON FUNDAMENTALS OF
PHILOSOPHY JILIN UNIVERSITY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第二辑)/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
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6

ISBN 978-7-5004-7894-2

I. 哲… II. 吉… III. 哲学理论—研究 IV. B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98952 号

选题策划 王 曦
责任编辑 纪 宏
责任校对 石春梅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华审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0.5

插 页 2

字 数 353 千字

定 价 3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主 编 孙正聿

副 主 编 孙利天 贺 来

本辑执行主编 张 盾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南湜 万俊人 李德顺 孙正聿

孙利天 陈 来 吴晓明 衣俊卿

张一兵 张 盾 杨 耕 俞吾金

赵敦华 姚大志 贺 来

前 言

今年是《哲学通论》出版十周年。

这部著作，不仅是孙正聿教授个人学术研究和教学成果的结晶，也是吉林大学哲学学科学术传统的集中体现和基础理论研究的标志性成果。

用孙正聿教授本人的话说，《哲学通论》是“应运而生”的。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中国哲学，在推进社会解放思想和实现自身思想解放的过程中，逐步明确地形成和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理论问题，这就是“哲学观”即对哲学本身的理解问题。面对汹涌而入的现代西方哲学，体认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哲学，改革长期通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积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气派和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不在哲学的根基处反思和回答一个共同问题：哲学究竟是什么？《哲学通论》正是由此“应运而生”的。

吉林大学哲学学科奠基人高清海教授曾提出，“哲学是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哲学的奥秘在于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是以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所构成的世界观”、“人对世界的关系是否定性的统一关系”。这是吉林大学哲学学科关于哲学的基本理念和研究纲领。这个学术传统是应运而生的《哲学通论》的直接的学术背景。而这个直接的学术背景所蕴涵的深厚的理论基础，则是长期以来吉林大学哲学学科关于哲学史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哲学思想以及现代西方哲学特别是其科学哲学的研究成果。高清海教授的《形而上学》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邹化政教授的《人类理解论》和《逻辑学》研究、舒伟光教授的《逻辑哲学论》研究以及孙正聿教授本人的《资本论》和《哲学笔记》研究，为《哲学通论》反思“哲学”提供了厚重的学术资源和理论背景。

《哲学通论》以追问哲学本身为主线，系统地论述了哲学的自我理解、

哲学的思维方式、哲学的生活基础、哲学的主要问题、哲学的派别冲突、哲学的历史演进以及哲学的修养与创造等方面,深入地探索诸如世界观理论、哲学的基本问题、哲学的真善美、哲学的本体论追求、哲学与时代精神、哲学的品格与特性、哲学的学术与学养等重大问题,并以其“前提批判”的基本理念系统地论述了上述问题。《哲学通论》为人们展现了一种原创性的哲学解释原则——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而正是这种原创性的解释原则体现了当代哲学的某种“广泛而深刻的一致性”——哲学是人类的批判性的反思活动。这表明,越是个性化的哲学,越是富于共性的哲学。对时代性的人类问题的深切的体悟与思辨,凝聚了对时代性的人类问题的深刻把握与理解。《哲学通论》的意义与价值就在这里。

由于《哲学通论》所产生的广泛的社会影响,孙正聿教授又应邀先后撰写了《哲学导论》、《简明哲学通论》以及《哲学修养十五讲》等著作。这些著作已多次重版和印刷总计达十余万册。作为一部学术著作,这是十分罕见的。《哲学通论》于1999年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并于2007年收入作为“20世纪经典”的“中国文库”,而作为教学成果的《哲学通论》则先后于2001年和2005年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一、二等奖。《哲学通论》正在我国的“哲学论坛”和“哲学讲坛”上产生着越来越显著的影响。

在《哲学通论》出版十周年之际,吉林大学与云南大学于2008年10月下旬联合主办了“《哲学通论》与哲学教育改革学术研讨会”,会议收到的论文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哲学通论》所提出的重要的哲学基础理论问题。为纪念《哲学通论》出版十周年,并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深入开展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我们特编选了这部论文集,作为正在陆续出版的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一辑。本辑除收录了云南研讨会的全部论文之外,还收入了这十年中积累起来的有关《哲学通论》的其他学术文献,我们将其分为四个部分:(1)《哲学通论》与哲学基础理论研究;(2)《哲学通论》与哲学教育改革;(3)《哲学通论》的品格和风格;(4)《哲学通论》的编辑出版。另外还选择了一些书评和访谈录,编入附录。

收入本辑的论文和其他文献,绝大多数在一些国内学术杂志发表过,现蒙允许重印于此,我们特向这些杂志表示感谢。

◆ 目 录 ◆

前言	(1)
----------	-------

◆ 《哲学通论》与哲学基础理论研究

前提批判的哲学理论

——一种哲学解释原则的自我阐释	孙正聿 (3)
守护住我们的学术思想传统	宋继杰 (31)
从“原理”到“导论”:哲学基本观念的变迁	张立波 (34)
前提批判的形而上学原理	

——《哲学通论》以德国古典哲学为媒介展开的哲学史

对话	吴宏政 (45)
----------	------------

深沉而浓重的德国古典哲学情结

——学习孙正聿著《哲学通论》之体会	吴宏政 (55)
-------------------------	------------

哲学的自我超越本性与哲学观自觉

——《哲学通论》的前提批判与创造意识	漆 思 (65)
《哲学通论》的“本体论情结”	白 刚 (75)
《哲学通论》的显性逻辑与隐性逻辑	王庆丰 (81)
哲学与“哲学”的基本问题	

——由《哲学通论》引发的思考	王海锋 (91)
《哲学通论》开端的意义	李慧娟 (100)

◆ 《哲学通论》与哲学教育改革

《哲学通论》与当代中国哲学	孙正聿 (107)
---------------------	-------------

哲学与哲学教育	孙正聿 (121)
关于哲学教育改革的几个问题	孙正聿 (128)
《哲学通论》的意义及其根据	张 盾 (137)
哲学教育、哲学教材与通识教育	黄爱华 郁建兴 (143)
实践哲学与知识论批判	
——改革开放以来超越传统教科书哲学的两条路径	
.....	张以明 (153)
哲学作为教育	
——学习《哲学通论》的一点体会	王福生 (161)
走出哲学教科书改革的囹圄	李广昌 (168)
新时期“讲坛哲学”的哲学观自觉及其解释循环	
——以前提批判论的哲学观为例	高云涌 (178)
深入研究作为“范式”的哲学教科书	孙正聿 (187)

◆ 《哲学通论》的品格和风格

哲学的本性与哲学家的品格	
——《哲学通论》的思想意蕴	胡海波 (201)
有“我”哲学的创建	
——回顾《哲学通论》出版十周年	韩志伟 (207)
《哲学通论》的个性风格	程 彪 (213)
《哲学通论》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李 兵 (226)
有限的哲学功能观与本体论追求	
——读孙正聿教授的《哲学通论》	刘增明 (231)

◆ 《哲学通论》的编辑出版

培养创造性的头脑	
——《哲学通论》原序	高清海 (241)
《哲学通论》后记	孙正聿 (245)
《哲学导论》后记	孙正聿 (249)
《简明哲学通论》的前言和后记	孙正聿 (251)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写于《哲学通论》出版十周年之际 刘 杨 (254)

◆ 附录:关于《哲学通论》的评论文章和报道文章

关于《哲学通论》的评论(节录) 方觉浅 (261)

哲学改革中的探新

——读《哲学通论》 吕国忱 (263)

探索我国哲学教育改革的新思路

——读孙正聿教授《哲学通论》 沈亚生 (267)

“哲学是什么”的当代追问

——评孙正聿同志的《哲学通论》 丛大川 (271)

掌声为哲学课喝彩

——记首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孙正聿教授 张玉来 (280)

哲学反思之路

——孙正聿教授访谈 (283)

“知其不可而为之”

——孙正聿教授访谈录 (296)

《哲学通论》与哲学基础 理论研究

前提批判的哲学理论

——一种哲学解释原则的自我阐释

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 孙正聿

1990年，我在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中，以探讨辩证法的批判本性为出发点，提出并阐述了我对哲学的理解——哲学是对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

此后，在1997年出版的《崇高的位置》中，我把哲学的前提批判诉诸对人类所寻求的崇高的前提批判；在1998年出版的《哲学通论》中，把哲学的前提批判诉诸对哲学的思维方式、生活基础、主要问题和派别冲突的前提批判；在2001年出版的《超越意识》中，把哲学的前提批判诉诸对人的生活世界、精神世界、文化世界和意义世界的前提批判；在2002年出版的《马克思辩证法理论的当代反思》中，把哲学的前提批判诉诸对“合理形态”的辩证法的前提批判；在近期完成的《解放的哲学：马克思哲学观研究》中，又把哲学的前提批判诉诸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思想的内涵逻辑”的前提批判，提出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是把追究“世界何以可能”和“认识何以可能”的哲学变革为寻求“解放何以可能”的哲学。这些论著拓展和深化了我的“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

一 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

把哲学理解为“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直接的出发点是探索和辨析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这个聚焦点的形成，是同当代中国的哲学改革直

接相关的。

通行的哲学原理教科书是从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出发来解释“哲学”，即：科学研究世界的“各个领域”，哲学则以“整个世界”为对象；科学发现各个领域的“特殊规律”，哲学则概括关于整个世界的“普遍规律”；因此，科学为哲学提供知识基础，哲学则为科学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这种解释，我向自己提出的追问是：如果哲学与科学是一种“普遍”与“特殊”的关系，“哲学”不就是一种具有最高的概括性和最大的普遍性的“科学”吗？在近代以来的以“科学”为“真理”的时代精神中，“哲学”还有什么独立的特性和独特的价值呢？正是在这种苦苦求索中，恩格斯的一段论述，使我感到豁然开朗。恩格斯的这段论述是：“我们的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服从于同样的规律，因而二者在自己的结果中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统治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它是我们的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在我看来，正是这个“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构成了哲学与科学之间的特殊关系，并规定了哲学与科学的特殊性质。

哲学和科学是人类理论思维的两种基本方式，其根本区别在于：哲学之外的全部科学，都是把思维和存在所服从的“同一规律”作为“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运用理论思维去研究自然、社会和思维本身的规律，从而构成关于“整个世界”的“全部思想”；哲学则把这个“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作为自己的对象，反思科学关于“整个世界”的“全部思想”，探索科学活动中所隐含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哲学对科学的关系，是“反思”的关系；哲学的反思，就是揭示、考察和论述科学活动中所隐含的那个“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于是，我从哲学对科学的反思出发，把“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确认为我对“哲学”的理解。

哲学对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并不仅仅是对科学活动的反思和批判，而是对人类全部活动中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前提批判。人类的全部活动——实践活动、认知活动、评价活动和审美活动——都隐含着“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这就是对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悬设”或“承诺”。批判地反思人类全部活动中的这个“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也就是批判地反思人类全部活动中所“悬设”和“承诺”的这个根本性“前提”——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我所提出的“前提批判的哲学理论”，从根本上说，是重新理解和

阐释了作为全部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人类全部活动中的根本问题。人类的认识活动是在观念中实现思维与存在的统一，人类的实践活动则是在行动中实现思维与存在的统一。但是，在人类的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中，“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是作为“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而存在的，这个“前提”并不是作为自觉到的“问题”而存在的；只有在哲学的反思活动中，才把这个“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作为批判的对象，从而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作为自己的“基本问题”。哲学的“基本问题”与哲学的“前提批判”是相互规定的：只有在哲学的“前提批判”中，才把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作为自己的“基本问题”；只有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才决定哲学的本质是对“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哲学的“基本问题”及其“前提批判”，既规定了哲学的特殊的理论性质，又决定了哲学在人类的全部活动中的特殊的社会意义。

在人的思想活动中，是否把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即“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作为“问题”，把人类的思想活动区分为两个基本的维度，一个是“构成思想”的维度，一个是“反思思想”的维度；哲学以外的人类的全部思想活动都是把思维和存在服从同一规律作为“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去“构成”关于世界的“思想”；哲学则把人类全部思想活动所构成的关于世界的思想作为批判对象，“反思”人类全部思想活动所构成的“思想”，也就是追究思想构成自己的“前提”。这表明，哲学的“反思”，并不是一般意义的思想内容的推敲与修正，而是“反思”思想中所隐含的各种“前提”。这就是哲学的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

思想的“前提”，是思想构成自己的根据和原则，也就是思想构成自己的逻辑支点，它具有“隐匿性”和“强制性”：其一，思想的前提是思想中的“一只看不见的手”，是思想构成自己的“幕后操纵者”，这就是它的“隐匿性”。其二，隐匿于思想活动中的思想前提，它规范人的所思所想和所作所为，即规范人的思维方式和思想内容、行为方式和行为内容，这就是它的“逻辑强制性”。哲学对“思想”的“前提批判”，就是揭示隐匿于思想中的各种“前提”，并“解除”这些思想前提的“逻辑强制性”，重新建构思想构成自己的根据和原则，从而变革人的思维方式、

价值观念、审美意识和终极关怀，进而变革人的实践活动。这就是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的哲学的特殊的社会功能，也是它的独特的社会意义。

在人的全部活动中，思想的前提是“无处不在”和“无时不有”的，并主要体现在下述四个方面：其一，任何思想都有构成其自身的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以及价值观和审美观的思想前提，它们深层地规范人的所思所想和所作所为；其二，任何思想构成自己都要遵循思维的规则和方法，概念的“外延逻辑”和“内涵逻辑”在两个逻辑层面上规范人的思维方式和思想内容；其三，任何思想的构成又总是某种（某些）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常识、宗教、艺术、伦理、科学、哲学等）的产物，这些“基本方式”及其相互关系成为思想构成自己的基本“前提”；其四，人的全部思想活动中隐含着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人的全部活动的最深层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

人类的全部活动，都以思想构成自己的前提为逻辑的支撑点。思想前提的“隐匿性”、“强制性”和“普遍性”，构成对思想的前提批判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人类的全部活动中，哲学的“前提批判”具有极为广阔和开放的空间。

二 世界观的前提批判

哲学的前提批判，是对思想构成自己的根据和原则的批判，因而首先是对规范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最为重要的基本观念的批判。这种批判直接指向哲学的核心观念——世界观。

何谓世界观？是人以“整个世界”为对象而观之，还是人以关于世界的思想为对象反过来而思之？具体言之，什么是世界观的“世”？是自然而然的世，还是人生在世的世？什么是世界观的“界”？是无始无终的界，还是人在途中的界？什么是世界观的“观”？是自然而然和无始无终的非人或超人的目光，还是人生在世和人在途中的人的目光？这表明，当我们把哲学作为被定义项而界说为“世界观理论”或“理论化的世界观”的时候，作为定义项的“世界观”本身并不是没有歧义的。事实上，正是由于人们对“世界观”赋予了各不相同的理解和解释，因而作为“世界观理论”的“哲学”也被赋予了迥然有别的理解和解释。因此，对世界观的前

提批判，是展开哲学的前提批判的最为恰当的切入点。

正如人们所熟知的，通常是把“世界观”表述为“关于世界的根本看法”，并因此把“世界观理论”表述为“关于整个世界的普遍规律的理论”。应当承认，这种理解和表述并不是没有根据的。人类思维面对千差万别、千变万化的世界，总是力图把握其内在的统一性，形成“关于世界的根本看法”，特别是形成“关于整个世界的普遍规律的理论”，从而对世界上的一切现象以及关于这些现象的全部知识作出最深层次的统一解释。因此，只要有人类思维，作为人类思维及其现实基础——实践活动——的“意向性”或“指向性”，这种“关于世界的根本看法”的“世界观”及其“理论”就会存在下去。问题在于：这样来界定“世界观”及其“理论”，并没有理解为什么“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为什么哲学的“基本问题”并不是全部哲学“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是问题的实质”。这就是说，把哲学的世界观理论视为“关于整个世界的普遍规律”的理论，并没有把握到哲学的特殊的理论性质。

作为哲学“基本问题”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之所以“不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是问题的实质”，是因为作为“世界观理论”的哲学并不是要“表述”对“世界的根本看法”，而是要揭示“思维和存在”的“矛盾”，并从这种“矛盾”中去推进人对自己与世界的相互关系的理解，推进人对自己与世界的相互关系的协调。作为哲学的世界观理论，它不是直接地断言“世界”的理论，而是“揭示”和“反思”思维把握和解释世界的“矛盾”的理论，是推进人对自己与世界的相互关系的理解和协调的理论。

从哲学的基本问题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去理解作为哲学的“世界观理论”，我们需要提出的问题是：所谓“世界观”，究竟是人站在“世界”之外“观”世界，还是人把自己同世界的“关系”作为对象而进行“反思”？所谓“世界观理论”，究竟是“观”世界而形成的关于“整个世界”的理论，还是“揭示”和“反思”人同世界的“矛盾”而形成的关于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理论？

显而易见，如果“世界观理论”是人站在世界之外“观”世界而形成的关于“整个世界”的理论，如果这种“世界观理论”是对“整个世界”做出具有“最大普遍性”和“最大普适性”的解释，那么，这样的“世界观理论”就不是以“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自己的“重大的基本

问题”，而是以“世界”本身及其运动规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和“基本问题”。这样理解哲学的“世界观理论”，造成了必须予以反思的理论后果和实践后果。这就是混淆“哲学”与“科学”这两种理论思维方式的实质性区别，乃至把“哲学”当成是凌驾于一切科学之上的“科学的科学”。

哲学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它与科学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不是像科学那样把“整个世界”作为对象而“解释世界”，恰恰相反，它是把科学活动中所蕴含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当做自己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揭示“思维与存在”、“人与世界”之间的无限丰富的矛盾关系，引导人们变革构成思想的根据和原则，从而以新的解释原则和价值观念“改变世界”。

从“改变世界”的哲学立场去理解哲学的“世界观理论”，就会超越对人与世界之间的简单的、二元理解，从而提出构成“世界观”内在矛盾的三个基本概念，即“自在世界”、“世界图景”和“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这是重新理解“世界观”的基本出发点。

所谓“自在世界”，就是自然而然地存在着的世界，处于生生不息地运动和变化中的世界。把它称作“自在世界”，不仅仅是指它外在于人而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存在；而且主要是强调“自在世界”这种提法本身就意味着还没有从人对世界的关系出发去看世界，还没有自觉到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一旦从人对世界的关系出发去看世界，世界就成了人的“对象世界”，人的“世界图景”，也就是人生在世和人在途中的人的目光中的世界。正是在这种反思中，才提出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才会形成以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为基本问题的“世界观理论”。

所谓“世界图景”，就是人以自己把握世界的各种方式为中介而形成的关于“世界”的“图景”。这种解释揭示了“世界图景”的不可或缺的二重内涵：其一，世界图景是关于世界本身的图景，是关于人与世界关系的图景，而不是某种与人或世界无关的图景，即使是宗教的幻化的世界图景，也只能是以幻化的方式所构成的关于人与世界关系的图景；其二，关于世界本身的图景，关于人与世界关系的图景，不是自在的世界，不是自在的人与世界的关系，而是人以自己把握世界的多种方式为中介而构成的图景。这样的“世界图景”离不开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

所谓“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简洁地说，就是人类把“自在世